

英语学科核心素养导向下的文物英语教学设计与实践

——以胡开文制世界地图墨为例

李 超*, 叶 岚

安徽大学外语学院, 安徽 合肥

收稿日期: 2026年7月10日; 录用日期: 2026年8月6日; 发布日期: 2026年8月17日

摘 要

本研究以《义务教育英语课程标准(2022年版)》提出的“英语学科核心素养”为指导,通过一个具体的教学案例——以安徽博物院的“胡开文制世界地图墨”为教学材料,为六年级学生设计并实施了一堂文物英语课。研究旨在探索将语言教学与中国文化传承相融合的有效路径。论文构建了“文物-历史-文化-传播”的认知主线,并以“我为国宝代言”为核心驱动任务,设计了包含“活动导入、观墨识宝、主题研读、游戏巩固、成果展示”五个递进环节的教学流程。研究通过课堂观察和师生问卷反馈进行初步效果评估,认为该教学设计能够有效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并引导他们从对文物的感性认知过渡到深度的文化理解与英语表达,为“用英语讲好中国故事”提供了一个可供参考的实践范例。

关键词

胡开文制世界地图墨, 语言能力, 文化意识, 思维品质, 学习能力

Design and Practice of Cultural Relic English Teaching Guided by English Subject Core Competencies

—A Case Study of Globe-Shaped Ink by Hu Kaiwen

Chao Li*, Lan Ye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Anhui University, Hefei Anhui

Received: July 10, 2026; accepted: August 6, 2026; published: August 17, 2026

*通讯作者。

文章引用: 李超, 叶岚. 英语学科核心素养导向下的文物英语教学设计与实践[J]. 职业教育发展, 2026, 15(8): 254-262.
DOI: 10.12677/ve.2026.158337

Abstract

Guided by the English subject core competencies proposed in the *English Curriculum Standards for Compulsory Education (2022 Edition)*, this study designs and implements an English lesson centered on a cultural relic for Grade 6 students, using the *Globe-shaped Ink* by Hu Kaiwen from Anhui Museum as the teaching material. It aims to explore an effective approach to integrating language teaching with the inheritance of Chinese culture. Following the cognitive progression of “cultural relic-history-culture-communication”, the study develops a five-stage progressive teaching framework consisting of Lead-in Activity, Ink Appreciation, Thematic Study, Review and Games, and Presentation, with “I Speak for the National Treasure” as the core driving task. A preliminary evaluation of the teaching outcomes was conducted through classroom observation and questionnaires administered to teachers and students. The findings suggest that the teaching design can effectively stimulate students’ interest in learning English and guide them from an initial perception of the cultural relic toward deeper cultural understanding and English expression. This study provides a practical example for “telling Chinese stories well in English” and offers a useful reference for integrating cultural relic resources into school English teaching.

Keywords

Globe-Shaped Ink by Hu Kaiwen, Language Competence, Cultural Awareness, Thinking Quality, Learning Ability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义务教育英语课程标准(2022 年版)》将语言能力、文化意识、思维品质和学习能力确立为英语课程需要培养的核心素养, 并强调四项素养应当在英语学习活动中相互渗透、融合互动[1]。这意味着英语教学不能停留在词汇、语法和句型训练层面, 而应当引导学生在理解与运用语言的过程中认识文化、发展思维、形成学习能力。其中, 文化意识作为英语学科核心素养的价值取向[1], 涵盖了对中外文化的理解与对优秀文化的认同, 是培育家国情怀、坚定文化自信、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核心抓手。因此, 将中国文化融入英语课堂, 不能仅停留在翻译文化名称、补充背景知识的层面, 而应当以主题意义为引领, 设计相互关联、逐步递进的学习活动, 在语言、文化与思维的融合中落实核心素养[2]。

当前已有研究指出, 中学英语教学虽逐步重视中国文化内容, 但仍存在文化资源开发不足、语言学习与文化教育融合不深、学生用英语表达中国文化的能力薄弱等问题[3]。与此同时, 馆校合作的推进为英语课堂引入真实丰富的文化资源提供了新路径, 但博物馆资源并非天然适配教学需求, 只有经过明确的目标设定、系统的内容筛选与精细化的活动设计, 才能真正转化为符合学生水平的课程资源[4]。胡开文制世界地图墨(以下简称世界地图墨)正是回应上述教学需求的典型载体, 兼具鲜明的中国文化底色与开阔的世界视野。

基于此, 本文依托安徽大学外语学院与安徽博物院合作开展的“国宝英语角”活动, 以世界地图墨为教学案例, 探索文物资源与英语学科核心素养融合的教学路径。本实践依托徽墨文化创设真实情境, 引导学生用英语讲好中国故事, 帮助学生在认识本土文化的过程中坚定文化自信、理解文明互鉴, 树立

跨文化交流意识。本文通过呈现课程设计与实施过程, 分析四项核心素养的具体落实方式, 并结合教学反馈反思实践不足, 以期为文物国宝资源融入中学英语教学提供实践参考。

2. 核心素养融于文物英语教学的内在逻辑

2.1. 英语学科核心素养的基本内涵

英语学科核心素养是课程育人价值的集中体现, 是学生通过课程学习逐步形成的、适应个人终身发展和社会发展需要的正确价值观、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 具体包括语言能力、文化意识、思维品质和学习能力四个方面[1]。其中, 语言能力是核心素养的基础要素, 它不仅包含对词汇、语法等语言知识的掌握, 更体现为在具体语境中运用语言、组织内容、开展交流的综合应用能力; 文化意识是核心素养的价值取向, 体现为学生对中外文化的理解、比较与认同, 帮助学生树立文化自信, 形成开放包容的跨文化态度; 思维品质是核心素养的心智特征, 反映学生在观察、分析、推理、判断与创新等认知活动中展现的思辨层次; 学习能力是核心素养的发展条件, 表现为学生主动运用学习策略、自主获取信息、开展合作探究并反思学习过程的综合素养[5]。四大素养虽各有侧重, 但并非彼此割裂的独立模块, 而是深度融合于英语学习的全过程, 相互支撑、协同发展: 语言能力为文化理解与观点表达提供工具载体, 文化意识为语言学习赋予价值内涵与方向指引, 思维品质推动学生从表层信息接受走向深层意义建构, 学习能力则为持续的研究与实践提供内生动力。

这种协同共生的素养发展逻辑, 决定了英语教学不能将词汇训练、文化渗透、思维培养与学习方法指导割裂开来, 而必须围绕具有真实意义的主题整合教学内容。以此视角来看, 文物英语课堂不应将文化知识作为语言教学的附加背景, 也不应将思维培养简化为零散的开放性问题点缀, 而应引导学生在观察文物、梳理历史、辨析文化、表达输出的一体化过程中, 综合运用语言知识、文化认知与学习策略, 实现从知识掌握到素养发展的转化。

2.2. 文物英语教学与核心素养培养的契合关系

文物为英语学科核心素养的协同发展提供了载体: 其名称、形制、工艺等多维度信息可转化为词汇积累与语篇表达的学习素材, 为语言能力发展创设真实主题语境; 文物承载的历史记忆与文化观念, 可引导学生探究其背后的时代背景与价值内涵, 深化学生对传统文化动态发展与文明互鉴的认知; 文物探究过程中的信息梳理、比较归纳与辩证判断, 可推动思维品质从浅层识别走向深层意义建构; 围绕文物设计的观察探究、小组讨论、游戏巩固与成果展示等多元活动, 为学生整合多领域知识、开展合作学习搭建了实践平台, 助力学习能力提升。

文物的具象形态为语言学习提供了真实语境, 其承载的历史文化内涵为文化意识培育提供内容支撑, 围绕文物展开的观察、比较与思辨可推动思维品质进阶, 探究、合作与展示类活动则助力学习能力发展。

3. 核心素养导向下“世界地图墨”的教学设计与实施

本项目由安徽大学外语学院“语通文脉”教育团队与安徽博物院社会教育部合作策划, 面向合肥市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六年级全体学生开展“一墨一世界——胡开文制世界地图墨”国宝英语角活动。

3.1. 教学整体思路设计

活动选取世界地图墨作为核心教学载体, 这件文物以徽墨传统工艺为根基, 整体呈扁圆形地球形制, 两面分别绘制东西半球, 边侧的英文款识与其 1915 年参加巴拿马国际博览会的获奖经历相关[6], 是一件集地域文化、传统技艺、地理知识与中外交流内涵于一体的独特文物。Falk 和 Dierking 提出的博物馆学习情境模型认为, 博物馆学习发生在个人情境、社会文化情境与物理情境的相互作用之中[7]。而世界地

图墨恰好兼具具体可感的文物形态、深厚的徽墨文化底蕴与鲜明的中外交流特征。基于这一特点，本课并非文物知识、英语词汇和价值教育的简单叠加，而是围绕学生认知逐步深入的过程，构建了“文物 - 历史 - 文化 - 传播”的课堂主线。这条教学主线由表及里、逐层推进：“文物”是课程的认知起点，让学生通过观察世界地图墨的形制、图案和工艺形成直观认识；“历史”是理解文物的必要支撑，帮助学生认识它走向国际舞台的时代背景；“文化”是主题意义的升华，引导学生理解文化自信、创新转化和文明互鉴之间的关系；“传播”是课程的最终落点，帮助学生将所获得的文物知识和文化认识转化为面向外界的英语表达。

3.2. 核心素养维度下的具体教学实施

英语学科核心素养的培养，不应将四项素养分环节割裂实施，而应围绕共同主题与任务，让素养在学生观察、理解、探究与表达的过程中相互渗透、协同发展。因此，本节从四项核心素养出发，横向分析各类教学内容与活动如何共同支撑“我为国宝代言”这一核心任务，具体对应关系如表 1 所示。

Table 1. Cultivation paths of core competencies in globe-shaped ink teaching
表 1. “世界地图墨”教学中核心素养培养路径

核心素养	培养重点	教学载体
语言能力	词汇理解、语篇组织与口语表达	文物图片、词汇例句、游戏环节
文化意识	地域文化认同、文明互鉴与文化传播	徽墨知识、获奖历史、主题研读
思维品质	逻辑梳理、比较判断与创新表达	工序排序、材料对比、观点表达
学习能力	自主观察、合作交流、探究学习	图片视频、课堂讲义、小组讨论与成果展示

3.2.1. 以层级化语言活动发展语言能力

语言能力是学生解读文物信息、表达文化认识的基础。本课并未将英语词汇当作脱离文化内容的孤立知识点，而是紧扣“我为国宝代言”的任务要求，构建了从具体描述到深层文化阐释逐层深入的语言学习体系。

首先，在词汇选择上形成由“物”到“意”的层级划分。第一层是描述文物名称与外部特征的基础词汇，如 inkstick、globe、earth、round、shape，主要帮助学生回答“What is it?”和“What does it look like?”等基础问题；第二层是说明文物材质与制作方式的工艺词汇，如 craft 和 process，帮助学生完成从静态外观观察到动态制作过程的转换；第三层则是表达文化意义的抽象词汇，如 creative、confident、mix、spread、mutual、understanding，帮助学生进一步阐释世界地图墨所体现的文化自信、创新意识和文明交流价值。

其次，在语言学习方式上实现由词到句、再由句到篇的层级推进。教师借助文物整体图、局部图和制墨工艺图讲解词义，帮助学生在单词与具体对象间建立联系；随后通过“This is...”“It is round.”“It looks like a globe.”等句式，引导学生完成基础信息描述；到文化意义表达阶段，则提供“It mixes...with...”“It shows...”“It helps us understand...”等表达支架，辅助学生整合文物信息、历史背景与个人理解。这样的语言支架既降低了英语输出的难度，又没有替代学生自主选择、组织内容的过程[8]。依据最近发展区理论，“我为国宝代言”任务对学生的词汇运用、句式构建与文化阐释能力提出了超出其现有独立表达水平的要求，因而需借助图片提示、关键词汇与句型框架为学生提供暂时性学习支持。这类支架可协助学生在教师与同伴的帮扶下完成现阶段尚无法独立达成的表达任务，并随语言能力的逐步提升，实现从辅助表达到自主表达的自然过渡[9]。

再次, 游戏与展示分别承担语言巩固和综合运用功能。连线游戏通过图片与单词的快速匹配, 促使学生反复提取目标词汇; 九宫格游戏以教师播报的目标词汇为指令, 让学生在各自的九宫格中快速定位对应单词, 强化单词音形义的关联; 纵横字谜要求学生在字母方格中搜寻并定位目标单词, 巩固单词的拼写识别与形态记忆; 成果展示则要求学生将零散的词汇、句型重组为逻辑连贯的文物介绍语段, 完成从词汇积累到语篇综合运用能力进阶。

由此, 世界地图墨不只是英语词汇教学的背景素材, 更是学生获取信息、组织语言、表达文化意义的真实学习对象。语言能力的发展也不再局限于记忆若干单词, 而是落实为运用英语理解文物、介绍文物、阐释文物价值的综合能力。文化意识是本课的价值主线, 其培养路径体现为由地域文化认同逐步走向文化自信、文明互鉴与文化传播, 将文化认知嵌入文物知识学习和历史问题探究的全过程当中。

3.2.2. 以文化意义探究深化文化意识

第一, 以徽墨文化厚植地域文化认同。本课从“墨”字的形体演变、制墨历史沿革、松烟墨与油烟墨的品类区分, 以及传统制墨工艺流程切入, 引导学生认识墨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地位。在此基础上, 教学进一步聚焦徽墨的地域分布、原料特质与工艺特色, 帮助学生理解世界地图墨并非孤立的创制成果, 而是深植于徽州悠久制墨传统的产物。对安徽本地学生而言, 这一学习过程有助于建立博物馆文物与身边地域文化的联系, 增强对家乡文化的亲切感与认同感。

第二, 以历史交流深化文明互鉴认知。世界地图墨的独特价值, 在于它实现了传统徽墨技艺与世界地图、近代地理测绘知识的有机结合。教师结合近代世界博览会的相关史料, 引导学生梳理中国传统技艺走向国际展示舞台的历史语境, 进而引发学生思考: 世界地图何以成为徽墨的创造载体。通过对文物形制、制作工艺和历史背景的分析, 教师引导学生认识到, 世界地图墨在延续传统制墨工艺的同时, 也吸收并转化了新的地理知识与表现形式。由此, “文明互鉴”不再是悬浮的抽象概念, 而是可以从文物的造型设计、工艺传承与传播轨迹中得到具象印证的文化实践。

第三, 以英语输出践行中华文化传播。文化意识的培育不能止步于认知层面的知晓与认同, 更要转化为主动表达与跨文化传播的行动自觉。“我为国宝代言”任务将学生定位为文化讲解者, 引导其换位思考: 海外受众对中国文物存在哪些认知空白? 哪些内容是讲解的重点? 如何才能清晰且有感染力地讲好中国文物故事? 这一任务为学生从文化知识接受者转向文化讲解者提供了实践机会, 推动文化认知、文化认同与文化表达相互衔接。

3.2.3. 以递进式问题链促进思维品质发展

文物教学如仅要求学生记忆文物名称、年代和获奖史实, 则仍停留在浅层知识学习阶段。为推动学生从信息识别走向意义建构, 本课以递进式问题链组织课堂探究, 着重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批判性思维与创新思维^[10]。参照布鲁姆修订版认知目标分类法, 课堂问题与学生活动由识记、理解等低阶认知逐步推进至运用、分析、评价和创造等高阶认知, 形成由信息获取到意义建构、再到创新表达的认知进阶路径^[11]。

第一层问题聚焦事实识别, 主要解决“*What is it?*”“*What does it look like?*”“*How is ink made?*”这类问题。学生通过观察文物图片, 辨识世界地图墨的形制、图案与文字信息, 比较松烟墨与油烟墨的原料和特点, 再按照先后顺序排列制墨工序。这一过程要求学生从图文材料中提取关键信息, 对文物特征和工艺流程进行分类、排序与关联。从认知目标看, 文物特征辨识主要对应“记忆”和“理解”, 而材料比较与工序排序则进一步涉及“应用”和“分析”, 为后续原因探究奠定知识与逻辑基础。

第二层问题由事实识别推进到原因探究, 主要围绕“*Why is this inkstick globe-shaped?*”和“*Why did*

it win a gold medal?”展开。学生需要结合徽墨传统工艺、世界地图形制与近代博览会背景,对文物获奖原因作出判断。学生需对比不同信息、梳理文物特征与历史背景的关联,并依据材料解释传统传承、文化借鉴与创新发展的联系。这一层的问题由信息复述转向关系分析和证据判断,主要对应“分析”和“评价”层次,要求学生依据文物特征与历史材料形成有根据的解释,而非简单接受教师结论。

第三层问题进一步指向价值判断与创造表达,例如“What does this inkstick tell us about Chinese culture?”“How can we introduce it to overseas audiences?”。学生需要在前期探究的基础上,自主选择介绍角度:既可以聚焦徽墨工艺的传承价值、世界地图形制的设计巧思,也可以阐释其中体现的文化自信与文明互鉴。这一层主要对应“评价”和“创造”层次:学生既要判断文物的文化价值,又要根据目标受众重新筛选信息、组织语言并设计讲解内容,实现知识的迁移与创造性表达。

由此可见,问题链并非若干课堂提问的简单排列,而是支撑学生从“认识文物”逐步走向“解释文物”“传播文物”的认知支架,学生的思维活动也随之完成信息分类、原因分析、价值判断到创造表达的逐层进阶。学习能力的发展贯穿学生获取信息、解决问题、产出成果的全过程。本课依托多模态教学资源、合作任务与探究活动,为学生开展自主、合作与探究学习提供了具体实践载体。

3.2.4. 以任务驱动提升学习能力

在自主学习方面,教师通过文物整体图、局部特写、工艺视频、历史图片和课堂讲义提供了多元信息来源,但不灌输既定结论。学生需要围绕核心问题,有针对性地观察世界地图墨的形制、刻文与地图标识,梳理制墨工艺流程,并从各类素材中整合成果介绍所需的核心信息。这一观察与筛选的过程,能帮助学生逐步掌握依托图像素材、关键词与问题提示提取有效信息的自主学习能力。

在合作学习方面,小组讨论、游戏环节和成果展示,构成了从低难度合作到综合任务合作逐步进阶的路径。游戏阶段,学生通过相互提示、共同判断巩固词汇;探究阶段,小组成员需要交流对文物获奖原因的不同理解;展示阶段,则需要共同确定介绍内容、组织语言并分配发言任务。合作不再是形式上把学生分成若干小组,而是通过共同目标和明确成果,推动学生开展协商、互助,承担个人责任。

在探究学习方面,“我为国宝代言”任务推动学生会围绕成果目标主动统筹学习进程。学生需要自主甄别核心信息、评估表达难度,借助句型支架突破表达瓶颈,并与同伴协商划分任务分工。这种以任务为牵引的学习模式,有助于学生逐步形成资源筛选、策略适配与协作调控的综合学习能力。

本课培育的四项核心素养并非彼此割裂的独立培养路径。观察文物的过程同步承载着信息提取与语言习得的功能,历史探究的环节同步推进文化理解与思辨能力发展,合作展示的阶段则实现语言、文化、思维与学习策略的综合运用。

3.3. 教学过程:环环相扣的教学闭环

任务型语言教学强调围绕目标明确、具备实际意义的任务组织语言学习,让学生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理解、运用语言[12]。基于这一理念,本课以“我为国宝代言”作为贯穿始终的核心任务,依次衔接活动导入、观墨识宝、主题研读、游戏巩固和成果展示五个环节(图1)。五个环节分别承担文化铺垫、文物聚焦、内涵深挖、知识内化与输出表达的功能,共同构建起从文化感知、文化理解到跨文化表达的完整教学闭环。

五个环节并非简单的并列关系,而是前一环节为后一环节提供内容与能力支撑:导入让学生“有背景可理解”,观墨让学生“有对象可描述”,研读让学生“有意义可阐述”,游戏让学生“有语言可调用”,展示让学生“有成果可表达”。最终任务在课堂开场明确学习方向,在课堂收尾检验学生的综合运用能力,由此实现任务提出、内容学习、主题升华、语言内化与成果输出的层层对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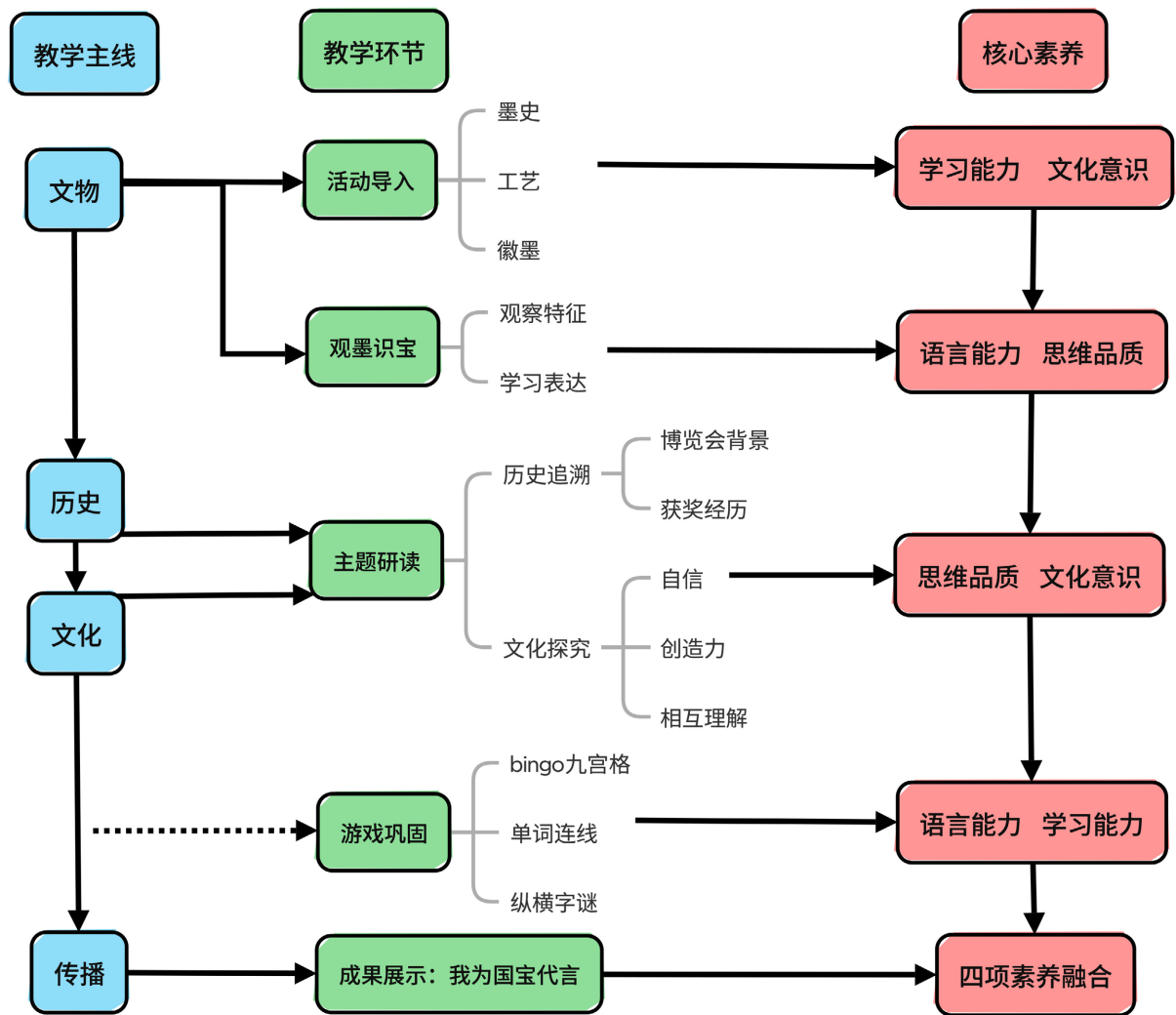


Figure 1. Teaching process and core competencies alignment of globe-shaped ink
图 1. 核心素养导向下“世界地图墨”教学流程及核心素养对应关系

4. 教学效果与实践反思

4.1. 教学效果分析

本课主要通过课堂观察、学生“我为国宝代言”成果以及师生问卷,了解教学实施情况。从课堂表现来看,真实文物情境提升了语言学习的直观性:多数学生能够借助图片和例句,将 inkstick、globe、round、craft 等词汇与文物形制和制作工艺建立对应关系,并在图片、例句和游戏的辅助下,逐步完成从词汇识记到句子表达的过渡,说明语言学习已初步支撑起真实的文化表达任务。

为更全面地评价“我为国宝代言”这一核心成果,本研究设置了包含内容准确性、语言流利度、文化理解深度和表达创新性四个维度的评价量规。从学生成果来看,多数学生能够较为准确、完整地介绍世界地图墨的外观、制作工艺和获奖经历,并运用所学词汇和句型完成基本连贯的表达。部分学生能够进一步联系文物的具体特征,从文化自信、创造力和文明互鉴等角度阐释其文化价值,但仍存在事实罗列较多、文化分析不够深入的问题。多数学生仍较多依赖教师提供的句型和内容框架,仅有极少数学生能够根据讲解对象自主选择介绍角度,采用较有个性的表达方式。总体而言,学生已初步具备用英语介

绍文物、表达文化认识的能力,但在语言衔接、文化阐释和创新表达方面仍有提升空间。

师生问卷从语言与文化融合度、文化内容可理解性、游戏活动效果及整体流程满意度等维度,为教学效果提供了数据支撑。本次课程共回收有效问卷 48 份,其中学生问卷 38 份,教师问卷 10 份。92% 的受访者在“课程整体满意度”题项中选择“满意”或“非常满意”,多数受访者认可将文物内容、英语学习与游戏活动结合的教学方式。同时,问卷也收集到若干优化建议:多位教师提出可增设更多探究式互动环节,进一步提升学生的课堂参与度。

4.2. 研究局限与适用边界

实践反馈表明,本次课程教学仍存在三方面待完善之处:一是语言支架的分层适配性有待加强,现有词汇与句型支架虽能支撑学生完成基础表达,但对不同语言水平学生的适配不够充分,部分学生在组织完整语篇、表达因果关系与阐释文化意义时仍存在困难;二是学生对文化内涵的思辨深度有限,学生虽能理解文化自信、创造力与文明互鉴等核心概念,但在将其与世界地图墨的具体特征建立关联、展开分析时,普遍存在观点概括多、证据支撑少的问题;三是小组活动的互动质量与参与覆盖面仍有不足,课堂讨论常停留于信息确认与答案汇总层面,缺少深度追问与观点交流,且表达机会多集中于语言能力较强的学生,基础薄弱或性格内向的学生参与讨论与成果展示的机会相对有限。

此外,本研究为馆校合作背景下的单课例实践,存在一定局限。研究对象为特定学校六年级学生,教学效果依托课堂观察、学生成果与师生问卷研判,受样本规模与实施周期限制,结论难以直接推广至其他年级、地域及常态化英语课堂。同时,世界地图墨集徽墨工艺、地域文化、世界地理与中外交流内涵于一体,形制与文化属性特殊性较强,对应的教学内容与活动形式无法直接套用于其他文物主题。该模式迁移至其他教学场景时,需结合文物属性、学情与教学条件灵活调整:文化内涵偏隐性的文物,可补充背景资料与问题引导;学生语言基础薄弱时,强化词汇、句型与语篇支架;缺乏实体场馆条件时,可依托数字展品、影像资料或虚拟参观创设学习情境。综上,本案例的核心迁移价值在于“文物观察-历史探究-文化理解-英语传播”的教学逻辑,而非具体素材与活动形式的简单复制。

4.3. 教学优化路径

针对上述问题,课程可从三方面推进优化:一是完善分层语言支架,结合学生语言水平差异,在现有词汇句型基础上搭建三级支撑体系:基础层聚焦文物名称、外观与工艺表达,发展层侧重历史背景与获奖动因梳理,提高层引导学生运用连接词与评价语阐释文化观点,同时辅以示范语篇与结构提纲,推动学生从单句表达向完整语篇介绍进阶;二是优化递进式问题链,遵循从事实识别、原因分析到价值判断的认知进阶逻辑,围绕“世界地图墨有哪些特征”“为何采用世界地图元素”“何以获得国际认可”“传统文化如何在交流中创新”等问题逐层深入,要求学生以文物细节与史料佐证观点,让文化认知锚定具体证据,避免结论式的机械记忆;三是改进小组合作与展示方式,通过设置资料整理、语言组织、观点补充、讲解展示等差异化角色保障全员参与,在讨论环节增设追问、补充与回应要求以强化观点交互,成果展示则采用分段讲解、组内接力、口头与书面结合等多元形式,降低纯口语表达门槛,扩大课堂参与覆盖面。

5. 结语

核心素养导向下的文物英语教学,不是文物知识与英语知识的简单叠加,而是以真实文化资源为载体,将语言学习、文化理解、思维发展和学习方式转变融入同一任务过程。世界地图墨兼具徽墨传统、地域文化、近代中外交流与跨文化传播等多重属性,为学生认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理解文明交流互鉴、运用英语开展文化表达提供了具体真实的学习载体。

课程以“我为国宝代言”为核心任务,引导学生从文物观察、历史追溯逐步走向文化探究与英语表达,推动四项核心素养在真实任务中相互渗透。学生从观察文物形制、获取基本信息切入,逐步深入探究其历史背景与文化价值,最终将语言知识与文化认知转化为英语表达。在这一过程中,语言能力为文物的理解和文化传播提供工具支撑,文化意识引导学生形成地域文化认同、文化自信与文明互鉴观念,思维品质推动学生从事实识记走向分析判断,学习能力则在自主观察、合作探究和任务展示中得到发展。

本次课例实践表明,文物英语教学不应仅停留在补充文化知识的层面,还应围绕真实任务搭建由感知、理解、思辨到表达的完整学习链条。未来教学还需进一步完善分层语言支架,增强问题设计的思辨性,优化小组合作与成果展示方式,为不同基础的学生创造更充分的参与机会。因此,文物英语教学应以真实文物为载体、以主题探究为路径、以英语传播为落点,引导学生在理解中国文化、形成文化判断和讲述中国故事的过程中实现英语学科核心素养的协同发展,使文物真正转化为连接本土文化与世界文明的鲜活课程资源。

致 谢

感谢安徽博物院社会教育部张百慧老师、芮雪老师给予的悉心指导,感谢安徽大学外语学院 2023 级英语专业本科生王瑞、范瑞雪、张绮萱、于芮柠的密切协作。

基金项目

国家级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项目“基于范畴化理论的文房四宝双语术语语库构建”(编号:4521016);
全国科技名词委 2025 年度科研项目“中国特色印刷术语的多语种译介研究”(编号:YB2025004)。

参考文献

-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义务教育英语课程标准(2022 年版) [S].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2.
- [2] 王蕾, 钱小芳, 吴昊. 指向英语学科核心素养的英语学习活动观——内涵、架构、优势、学理基础及实践初效[J]. 中小学外语教学(中学篇), 2021, 44(7): 1-6.
- [3] 柴华, 李宗涛. 中学英语教学渗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实问题与对策建议[J]. 中国教育学刊, 2024(S2): 86-87.
- [4] 王牧华, 付积. 论基于馆校合作的场馆课程资源开发策略[J]. 全球教育展望, 2018, 47(4): 42-53.
- [5] 程晓堂, 赵思奇. 英语学科核心素养的实质内涵[J]. 课程·教材·教法, 2016, 36(5): 79-86.
- [6] 安徽博物院. 胡开文制世界地图墨[EB/OL]. <https://www.ahm.cn/Collection/Details/wfyj?nid=228>, 2026-02-15.
- [7] Falk, J.H. and Dierking, L.D. (2000) Learning from Museums: Visitor Experiences and the Making of Meaning. AltaMira Press.
- [8] 王海珊. 教与学的有效互动——简析支架式教学[J].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5(1): 140-143.
- [9] Vygotsky, L.S. (1978) Mind in Society: The Development of Higher Psychological Processe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10] 程晓堂. 英语学习对发展学生思维能力的作用[J]. 课程·教材·教法, 2015, 35(6): 73-79, 127.
- [11] Anderson, L.W., Krathwohl, D.R., *et al.* (2001) A Taxonomy for Learning, Teaching, and Assessing: A Revision of Bloom's Taxonomy of Educational Objectives. Longman.
- [12] Ellis, R. (2003) Task-Based Language Learning and Teachi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https://doi.org/10.65961/AJELT-2003-1-009>